

聋人夫妻纪念金婚，相濡以沫打动众人 50年不“说”爱 寻常日子细想起来全是爱

这是一次特别的金婚纪念仪式，两口子是一对听障老人，地点在浙江杭州手语姐姐无障碍交流服务中心，宾客是金婚夫妇的20位同学、同事和好友，唯独没有请老人的子孙辈作陪。

“女主”严菊华用手语说：“我不想去饭店吃一顿，吃完以后什么都没留下。我也不想叫孩子们来，我想跟老朋友们叙叙旧。”

丈夫徐之钰笑眯眯地“说”：“家里她说了算，我听她的。”

所以啊，孩子们跟他们照了一张全家福，就按照老人的心愿，让他们“五一”假期跟老友们聚一聚。最激动最忐忑的是杭州手语姐姐烘焙坊的年轻人。他们接到严菊华奶奶的“订单”时就有些惊讶，准备下午茶活动时打起了十二分精神，真是又期待又担心。

结婚证

结婚证

姓名 严菊华 性别 女 年龄 26 岁
姓名 徐之钰 性别 男 年龄 26 岁
自愿结婚，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发给此证。

相守到金婚

从同学到同事再到夫妻

严菊华穿着紫红色的旗袍，戴着两圈珍珠项链，端庄美丽。徐之钰穿着衬衫和西装，领带打得规规矩矩，十分儒雅。

老两口都是1947年生，也都是听障者，相识于杭州市聋哑学校，在1973年结婚，今年正好结婚50周年。

50年该有多少故事啊。

一位女同学记得，严菊华入校比较迟，16岁进来直接读五年级，徐之钰当时比严菊华要高三个年级。聋校是读完八年级毕业，徐之钰毕业后去了一家化工厂工作，严菊华找工作经历了许多波折，过了七八年才被同一家化工厂招进去。

两人从同学变成了同事。

一位叫钟秉贤的老人“讲”，当年小徐和小严

每天一起上班，一起下班，感情可好了。当时不好随便谈恋爱，严菊华做学徒满三年，才能打申请报告去办结婚证。领证后，工厂给他们放了三天婚假，两家人简单地办了一桌喜酒，第二天他们就上海蜜月旅行了，“还挺时髦的。”

严菊华赶紧站起来“说”：“阿钟哥对我特别好，找工作的事是他帮了大忙。一开始我找不到工作，后来进了工厂，工作也比较简单，都是扫地等保洁工作。我想挑更重的担子，幸亏他看得起我。”

又有一位老朋友上去“讲”，这么多年，徐之钰和严菊华很不容易，但非常恩爱。1974年儿子出生以后，家里条件不好，严菊华就白天上班，夜里摆路边摊补贴家

用。他们原本住在东坡路的老房子，后来拆迁到景芳，严菊华改在凌晨起来，早上出摊，卖煎饼、葱包烩。苦了这么多年，总算是靠自己的一双手把孩子抚养长大。孩子也很争气，考进了浙江大学，毕业后留校从事研究工作。夫妻俩退休后终于有了自由时间，可以结伴游览名山大川。

还有一位穿着大红色长风衣配黑色长裙的漂亮阿姨献上了一大捧红玫瑰。她说，看到严菊华和徐之钰相守到金婚，她作为四十多年的好友，实在是太高兴了。这束花，是她专程去花店请教了卖花姑娘，选了最合适的花。当年大家的日子都很难，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现在回头一看，几十年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

之钰老人，说他多年来工作兢兢业业，从不出错。退休以后，他钻研摄影，买了一台相机天天出去拍照，一开始还认真参加聋协举办的摄影培训班，很快就能参加摄影比赛，还学会了电脑修图，举办了自己的摄影展。

喝交杯酒的时候，胡晓峰带头提出，让徐之钰亲吻严菊华，被大家笑骂“调皮”。

徐之钰倒是大大方方地拥抱了妻子，还认真地吻了她。（钱江晚报）

他们的往事

也是好多人的青春回忆

每个上台的爷爷奶奶、伯伯婶婶“讲”完故事后，大家都会举起双臂摇“花手”，这是手语表示高兴的意思，或许可以理解为中心花怒放吧。

大家讲的不光是严菊华和徐之钰的往事，也有他们自己的青春回忆。

来参加金婚纪念活动的还有杭州市和上城区残联的工作人员。杭州市聋协主席胡晓峰说，这还是会员第一次举办听障人的金婚纪念仪式，太有意义了。

他说，2004年开始严菊华担任区聋协副主席，帮扶广大残疾人解决困难、组织活动，风雨无阻服务了17年，口碑很赞。2008年3月，她还组建了杭州首支残疾人武术队，接下来10年武术队不断发展壮大，活动办得有声有色，最多时达到了50人，还参加了国家级和省市级武术赛事，多次获奖，也常上媒体“头条”。“感谢严菊华始终把助人为乐融入生活和工作。”

大家还使劲夸了徐

离开职场，回归家庭

他们选择做“全职儿女”

“‘全职儿女’指的是年轻人脱产寄居父母生活，并通过付出一定的劳动换取经济支持，同时保持学习，尝试找到职业目标……”豆瓣小组“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的小组介绍中写道。小组汇聚了3000多名“打工仔”，打工对象是他们的父母或者祖辈，“陪伴”和“做家务”则是他们的劳动内容。

从职场转身当“全职儿女”

小圆的“全职儿女”生活刚开始不到一周时间。原本不太会做饭的她在网上学起了炒土豆、炒辣椒、煲粥等快手菜，让爸爸妈妈每天下班都直接吃上了“热乎饭”。

在成为“全职儿女”之前，小圆的工作是在北京一家著名会计师事务所从

事审计相关工作。这份工作经常需要出差，早上9点开始工作，晚上11点左右才结束是常态，很多时候要加班到凌晨两三点，然后继续在上午9点开始第二天的工作，最让她困扰的是工作“做不完，不会做，领导也不讲清楚要怎么做”。

等待下一步重新出发

重庆人香芹毕业后选择留在昆明工作，家人则在西藏经商。工作几年之后，香芹发现自己几乎不可能在职场上成长，自己又不在父母身边，总是漂泊，有些“一塌糊涂”。辞去银行工作的香芹奔赴西藏，投入了家庭生活。

“我父母很早就开始做生意，我跟他们相处的时间非常短。我觉得我现在已经长大了，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应该回来。”香芹说。家庭有着经商经验氛围的香芹现在准备在西藏开一家自己的小店。

“全职儿女”是个体选择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表示，“全职儿女”的关键在于每个人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同，自身的发展追求也不同，是一种个体的选择。熊丙奇表示，一些人“啃老”是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做，靠父母养活自己，而“全职儿女”实际上就相当于父母把家里面请保姆的钱用在孩子身上。

熊丙奇提到，还有一些30多岁的人在职场工作有了一定积蓄，选择辞职回家去陪年迈的父母，一方面可以尽孝道；另一方面与其花钱去请保姆，还不如自己干脆不去上班，专门来照顾父母。“如果这个家庭的经济能够支撑，同时也能够履行家庭职责，‘全职儿女’也是一种选择。”熊丙奇说。（老年日报）